

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

孙继南

史料有展示历史的作用，历史的根基则是史实。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史料，譬如，1901年沈心工赴日本游学，次年回到上海，在音乐教学中创意性地用上海方言“独览梅花扫腊雪”的谐音教唱 do、re、mi、fa、suo、la、si 七个阶名进行音乐启蒙的时代背景下，山东的蓬莱（古称登州）早在其三十多年前，即1872年，就已经有美国传教士自己编写《乐法启蒙》这种较为系统性的教材，教给学生们西方乐理知识，我们将有何感想呢？又如，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中心上海，乐歌尚无出版物，或者后来出现后多数还是简谱印行的单旋律歌谱，在这种情况下，地处偏僻的山东半岛蓬莱，由传教士传授下的学生们编写的歌曲，却已经全部是用五线谱记写的多声部合唱曲，并且后来付梓出版。这样的材料或许更会令人信疑参半。而当这些材料经过研究考证成为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之时，理性认知告诉我们，中国“学堂乐歌”的历史需要“改写”了！不久前在山东发现的《文会馆志》和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所刊载的10首“乐歌”，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改写历史”意义与性质的“史料”和“史实”。

笔者在撰写《中国近现代（1840—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①的过程中，为搜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资料，1993年从山东神学院王神荫^②院长处获得《文会馆志》（以下简称《馆志》）的复印件文本。这一文本在几个方面引

起了笔者的注意和重视：

一、“登州文会馆”属于西方传教士在我国近代早期开设的教会学堂之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纷纷踏上中国的土地传播宗教文化和西方文明。目前所知最早在华开设音乐课的教会学堂有1842年由澳门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1845年在宁波开设的“崇信义塾”，1861年在上海开设的“清心书院女校”等。而“登州文会馆”则是继上述几所学校之后，于1864年初，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 1836—1908）来山东开设的学校，初称“蒙养学堂”，1872年增加大学课程，1878年改大学学制，设定条规，成立“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1904年迁至潍县，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为“广文学堂”，遂为“齐鲁大学”的前身之一。登州文会馆在我国近代具有早期开设的教会学堂之重要地位，比清政府自光绪二十

^①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1840—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4月版。2004年9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增订本）。

^② 王神荫（1915.6.30—1997.12.25），福建古田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圣诗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山东神学院院长。1937年和1939年先后毕业于齐鲁大学教育系、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曾任山东省政协第二至七届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会常委。著有《圣诗典考》（1950）、《赞美诗（新编）史话》（1993）等。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历1904年1月13日)颁布《奏定学校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规定一系列有关清朝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目标、课程设置等17种章程规则的颁布施行要早三十余年的时间,如从狄考文自1864年即来登州传教时开设的“蒙养学堂”算起,则早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因此,登州文会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登州文会馆开设“乐法”课,其教学内容不仅只是唱歌(圣诗),而是系统地讲授乐理知识、唱歌知识和填词谱曲知识。由狄考文夫人狄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编写的《乐法启蒙》^③,于1872年出版,该书于1879、1892、1907、1913年曾多次补编重印。这样的乐理教材,堪称我国近代第一部有着重要影响的音乐教科书。登州文会馆学制九年,按《登郡文会馆典章》规定,第二年必修“乐法”课,并在毕业文凭上注有修毕“乐法”字样,与清政府规定的早期学堂乐歌滞留于“随意科”的性质相比,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胶东半岛的乡村教会学堂的音乐教学就具有如此地位,真乃不可思议。其音乐教学程度与启蒙意义丝毫不亚于1902年铃木米次郎^④教授在东京“音乐讲习会”上所进行的“讲座”式的音乐教学活动。

三、据《馆志》介绍,学生所写歌曲累计有数百篇之多,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在19世纪后半叶,登州文会馆建校四十年来,以一个学校开设的“乐法”课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教学成绩,是以往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按《馆志》目录,内收歌曲10首。66页“文会馆唱歌选抄”中写道:“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咏者排印于左……”然而,恰恰在这最为关键之处,出现了“缺页”,接下来的是73页的“同学齿录”部

分,中间空缺六页,10首歌曲毫无踪影。是原本《馆志》中就有缺页呢?还是复印时保存文本者觉得歌谱无关紧要而故意“省略”了呢?无论如何,对于音乐史料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缺漏。手边这份《馆志》复印件既然是一个“残本”,惟有找到“原始文本”,方能一探究竟。由此开始,笔者踏上了漫长的寻访《馆志》“唱歌选抄”文本之路。

史料的寻访毕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或以“大海捞针”形容也不为过。寻访史料的过程也是为音乐史学积累资料的过程。两者之间乃是一种水舟相济的关系,无水舟难行,水涨而船高。笔者曾先后到山东省图书馆、烟台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查阅,均无《馆志》原件。经王神荫主教介绍,又与青岛、蓬莱两位长期有志于寻求《文会馆志》的韩同文、赵树堂以及南京神学院、上海三自图书馆取得联系,他们虽有复印本,但和我得到的“文本”一样,都是缺少歌谱的“残本”。在此期间,发现了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⑤一文,作者父亲张松溪(字子清,1871—1965)为1895年文会馆毕业生,“文革”前,家中存有《馆志》。该文指出其中“辑载有同学自谱的歌曲多首”,并具体提及多首歌曲名称及完整歌词,从另一侧面证实《馆志》中确有“唱歌选抄”的歌谱存在,增强了继续寻访的信念。

^③ 初名《西国乐法启蒙》,增补版新名《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上海美华书馆摆印。

^④ 铃木米次郎(1868—1940),东京都人。1888年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现东京音乐大学)。1906年来华访问,归国后于1907年创立东洋音乐学校,任校长,招收中国和东洋各国留学生。这所学校也是日本第一所私立音乐学校。他写的日本学校歌曲《赤穗浪士》流传甚广。曾同小松耕辅等组织过东京爱乐乐会,于1910年4月起每年定期举行4场日本最具质量的西洋音乐演奏会,在日本早期西洋音乐演奏史上有较大贡献。著作有《乐典大意》等。

^⑤ 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004年5月,我先后收到韩、赵两位先生寄来完全相同的文会馆歌谱6页,其页码数与原复印件的空缺页(《馆志》67—72页)已相符合,但歌曲却只有两首半,不完整,与目录上的10首歌曲之数也相去甚远。但这是一个好的前兆,它让笔者看到了希望,坚信以这6页歌曲来源为线索,追根究底,必有所获。通过多方了解、探询,果然获得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即建国之初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原齐鲁大学档案材料大部移交山东省档案馆保存。鉴于文会馆为齐鲁大学之前身,该校档案中很可能存有《馆志》原件。2004年8月,笔者赶赴山东省档案馆,调阅齐鲁大学卷宗,顷刻间

柳暗花明,《登郡文会馆典章》、《文会馆志》的原件一一呈现眼前。尤为可喜的是,“文会馆唱歌选抄”10首歌曲完整无损地保存着。恰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所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觅《馆志》绕了一个大圈子,它却安静地藏在我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油然想起热心为《馆志》提供线索的王荫荫主教,遗憾的是,他已故去七年多时间了。而今将这批新发现的资料信息公诸于音乐史学界,既可作为研究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参考,也是一种纪念。

现将“文会馆唱歌选抄”10首歌曲名称及作者情况介绍如下:

歌曲名称	演唱形式	歌曲内容	作者及简历
乐赴天城	合唱	歌颂天国	刘玉峰 文会馆 1901年毕业
赏花	合唱	赞美自然	周书训 文会馆 1888年毕业
夏日	领唱、合唱	赞美自然	冯志谦 文会馆 1898年毕业
快乐词	合唱	修身养性	孙象乾 文会馆汉文教习
逍遥曲	合唱	修身养性	綦鸾翔 文会馆汉文教习
恢复志	独、重、合唱	爱国自强	冯志谦 文会馆 1898年毕业
仁寿	齐唱、合唱	建校40周年颂歌	王元德 文会馆 1904年毕业
得胜歌	合唱	爱国自强	连志舵 文会馆 1899年毕业
快活之日	合唱	教徒信念	王元德 文会馆 1904年毕业
爱国歌	合唱	歌颂“民国”成立	刘玉峰 文会馆 1901年毕业

《馆志》的总编辑者刘玉峰、王元德,均为登州文会馆时期的学生。王元德毕业后曾为狄考文译经组编辑之一,配译过大量赞神诗歌。这10首“乐歌”全部为五线谱印行,共占24页码^⑥,绝大部分为二部、四部合唱歌曲。除最后一首《爱国歌》为《馆志》主编刘玉峰于1912年“民国”成立时为“适合共和政体”而编写的外,其余均为“文会馆”时期的作品,所谓“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其中,周书训编写之《赏花》,有可能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乐歌”。冯志谦的《恢复志》则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作品,甲午战争时他正在文会馆接受狄就烈的音乐教育。这是我国早期一首反映中

华民族在灾难中觉醒和崛起的爱国歌曲,意义非同寻常。笔者在发现这些歌曲后曾致信请钱仁康先生过目,钱先生认为这10首歌曲大多根据欧美流行歌曲或赞美诗曲调填词,特别指出“十首歌曲写得最好的是第六首《恢复志》,曲调庄严宏伟”。因之,《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当属目前所见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本“乐歌”歌集,它既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十一年来多人寻访近代音乐史料的一个结晶。(本文相关图片见彩色插图)

^⑥ 按《文会馆志》编排10首歌曲的页码为67—72页,实际上10首歌曲共占24页,且多数无页码。其原因,很可能由于歌谱异地制版所致。

附件一 《登郡文会馆典章》

引者注:《登郡文会馆典章》内容有“前言”、“文会馆课程”、“备馆课程”、“据贴式样”、“文会馆文凭”、“出馆领文凭者”、“选学者”、“文会馆教习”、“馆主”九个部分。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189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摆印。

“前言”凡二十条,现选登部分条例:

一、设此馆之大意,原欲学者洞识各种要学,借以鼓舞后生,振兴学校,而为利世有用之士也。

二、此馆开设,已有二十七年之久,始而人数寡少,年齿尚幼,所学诸书,犹属浅显;继而人数增加,年齿亦富,所学各理,递臻深厚。故自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即设定规条,立成一文会学焉。

三、文会学馆之所以为名者,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

四、馆中所学之书,业经诸位先生,按先易后难自然之次序,详细斟酌,定为课程。凡四书五经,及他类要学,皆总括于课程之中,使学者可拾级而登也。课程列于后。

五、课程定为六班,每班一年。凡欲入首班者,须先讲毕四书,所妥题讲,并数学及地理志等书。且学生初到馆时,必详为考试,考准者方蒙收纳。大抵自蒙童就傅以来,虽聪明颖达之姿,亦须五六年,始能入课程之首班也。

……

九、凡入馆者,必品行端方人也。即品行端方,而赋质庸弱,亦恐不能毕此课程,且初来馆时,学生之父,或其家长,必须与馆主具保立凭,允按课程读毕,方许出馆。其所以如此者,恐学者中道而止,学业未成,非但于学者无益,且徒费本馆数年之教养,更于本馆之声名有碍也。据贴式列于后。

……

十二、诗文一事,既为事务,故本馆每七日一课,且经名师批阅诸卷。至格物化学天文

等书,本馆非但欲学者玩书中之成说,更欲学者贯言外之妙理,故特备各等机器,以试验各各学之理、各学之用。如格物学,则有水学器、气学器、热学器、声学器、力学器、磁学器、光学器、电学器,更有化学器及化学诸质;又有天文器、量地器、电报器、地学器,及金石禽兽虫鱼之迹,并演试之料。且有机器房一所,以备制造各等机器,亦欲诸生读书之余,至此房内观造器之具,学造器之法,以仿造诸器。又有电器灯,以备夜读;蒸气炉,以备御寒。总之皆欲征信格致之事,洞达各学之理,俾诸生不至空谈无补耳。

十三、馆中又设一谈讲会,名漓藻会,每礼拜六下午,聚于学堂。有念论者,有代讲者,有讲论者,有谈论者,皆所以增才辩开知识,以达其所学也。

……

十七、凡馆中学生,每逢圣日,须同至讲堂听讲,并读圣经,即未入教者,亦不妨入馆,其入馆后,更不强令人入教。缘耶稣教,并无相强之理也。

十八、凡已在馆中,按课程专心读书者,馆中皆供其饮食,但此例未能常行,甚望后之学者,惟以学问为务,不以饮食计较也。

……

备馆课程(第二年):

念以弗所哥罗西 念诗经 讲念唐诗
讲下孟 地理志 数学 圣经指略 乐法

出馆领文凭者(自光绪二年至光绪十七年,即1876—1891年,名单略)

文会馆教习:赫士、于锡晋、李芮芳、张丰年、朱葆琛、袁曰俊、狄就烈、赫美吉、富知弥

馆主:狄考文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发印

附件二 《文会馆志》

引者注:《文会馆志》全称《山东登州文会

馆志》，总编辑者王元德、刘玉峰，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潍县广文学校印刷所摆印。全书由“绪言”和“传记卷一”、“历史卷二”、“选录卷三”、“同学录卷四”、“同学像卷五”五卷组成。

臧毓臣在“序”中高度赞扬了狄考文（国人尊称东明先生）创办“登州文会馆”之业绩：“东明先生传道蒞中国，默察人心风俗之现象，怒然忧之，乃经营文会馆于东牟郡城。谓富强大原在学校之人才，不在文明之表面。遂出其精理实学以输外语我华人。凡讲道、课徒、制器、著书，矻矻孳孳四十年如一日，卒以实至名归，成效大著。当庚子之难，国家受绝大创痛，乃遍设学堂，谆谆以培人才为急务，而教授科学都人士无其选，则东明高足脱颖而出，咸应聘于各等高级以分司教铎执牛耳焉。由是先生之学如泰岱之云，油然而布天下……”

传记卷一 载有“狄考文先生肖像”、“狄考文先生传”、“狄夫人邦就烈肖像”、“狄夫人邦就烈事略”、“赫士先生肖像”、“赫士先生行年事略”、“柏尔根先生肖像”、“柏尔根先生行年事略”。介绍了狄考文夫妇和“登州文会馆”第二、三任“馆主”（校长）的生平并赞扬了他们的办学业绩。

历史卷二 载有“创立”、“文会馆讲堂摄影”、“蓬莱阁摄影”、“屋场”、“学科”、“条规”、“收录”、“考验”、“图书”、“仪器”、“立会”、“任职”、“路思义先生肖像”、“于康侯先生肖像”、“经费”、“成效”等内容，全面展示了一所正规民间大学的历史风貌。

“创立”摘录：“纪元一八六三年即同治二年，美国耶稣教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偕夫人邦氏就烈同至登郡，……得夫人之助相与经营逾年，乃成‘蒙养学堂’，……维时风气未开，人多怀疑，所招生徒仅六人耳。……一八六六年生徒陡增至十一人，……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计设学九载，教习五易，共收生徒八十五名。”

“屋场”摘录：“一八八六年即光绪九年，

始建西式楼一座。一切讲堂课室、物理仪器、动植标本，悉列其中。惟藏书室、阅报所、电机房、沐浴室、化学实验处及观星台另建于重楼之后。同时亦改建斋室十数间，并旧存者足容百余人。此外，尚有西洋教员住宅一所，建于学堂东北院。博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此馆内大概情形也。”

“学科”摘录：“文会馆章程原定为正备两斋。正斋六年毕业，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历史、理化、博物暨性理、理财、天文诸科；备斋三年毕业，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地理、音乐诸科。盖备斋之设，以尔时学界太稚，别无小学、中学，足备高等学堂之选，故不得不设备斋以为储材之地，……谨将分年课程表列左，以资后人之研究。”

“考验”摘录：“文会馆考试之法统分三项，一曰日考，二曰季考，三曰常年考。……学生循序学完逐一考，准至第六年即给予文凭以荣奖。”（引者注：毕业文凭中计有30门课程，其中即有“乐法”）

“立会”计有：一、辩论会；二、传道会；三、勉励会；四、戒烟酒会；五、赞扬福音会；六、新闻会；七、青年会；八、中国自立学塾会。

“经费”摘录：“文会馆预备时代，不惟免其修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靴袜、笔墨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皆给自本堂。至一八七一年，方除去衣服一项，余仍照旧。一九〇四年始逐渐除去一切零费，令学生酌交学资若干，而膳费仍给也。试思全堂经费为数颇巨，何恃而不竭乎？曰，美国差会多拨给也。……”

“选录卷三”内有“文会馆唱歌选抄”。文云：“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谱调和、长幼乐詠者，排印于左。苟吾辈同学邂逅相遇，按谱歌之，不特当年情况宛在目前，即此文会馆志亦活动生趣矣。营陵王元德志”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教授